

希望在青少年丛书



从疾藜地上走过来的

希望出版社

# 从蒺藜地上走过来的

希 望 出 版 社

1016633

## 从蓑蓑地上走过来的

卢 昆 梁 骏 主编

张秋怀 王 力 选编

\*

希望出版社出版 (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)
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

\*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7 字数: 147千字

1985年3月第1版 1985年3月山西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16,000册

\*

书号: 10398·10 定价: 0.93元

# 前 言

希望，是一个迷人的字眼。它是荆棘编织的桂冠，只有不畏险阻的奋斗者才能获得；它是海底蕴藏的珍宝，只有百折不挠的探索者才能采到。古往今来，多少人向往它，象白云眷恋山岫；多少人追求它，象清泉汇入海洋。

希望，伴随着人类产生，伴随着文明发展，历经沧海桑田，风霜雨雪，永葆了青春的绿色。

青春，正是希望之所在。青少年，是我们时代的希望。

青少年的希望在哪里？这套《希望在青少年》报告文学丛书，以一代新人在风风雨雨、曲曲折折的人生道路上留下的足迹，告诉年轻的朋友们：希望就在你的脚下。

这套丛书，是新人的赞歌，是新事的赞歌，是美的心灵和行为的赞歌。它以火一样炽烈的情感，诗一般动人的语言，谱写了当今一代新秀明星用理想和奋斗、爱情和事业、挫折和成功交织成的一组充满希望的交响曲。在高高升起的五星红旗上，在点点洒落的晶莹汗珠里，新秀明星们看到了祖国的希望，同时也看到了自己的希望。

新秀明星就在我们中间。年轻的朋友们，你想加入他们的行列吗？你想从他们身上汲取开拓进取的力量吗？那么，

请你打开这套《希望在青少年》丛书……

**编 者**

• 2 •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
| 啊，韩美林·····     | 胡思升 ( 1 )       |
| 从蒺藜地上走过来的····· | 陈汉元 ( 19 )      |
| 罗中立和大巴山·····   | 凌承伟 ( 35 )      |
| 画坛新星·····      | 夕春 志峰 冯立 ( 46 ) |
| 海，就在他的胸膛·····  | 傅溪鹏 ( 56 )      |
| 雕塑家的塑像·····    | 纪 宇 ( 65 )      |
| 心画·····        | 赵丽宏 ( 110 )     |
| 你醒着么，龙门？·····  | 戴 晴 ( 126 )     |
| 画魂·····        | 杨芳菲 ( 142 )     |
| 追求·····        | 辛焜华 ( 163 )     |
| 闪光的瞬间·····     | 俞志强 ( 173 )     |
| 明驼载梦下天山·····   | 曹大澄 ( 186 )     |

# 啊，韩美林……

胡思升

美国画家狄斯奈，创造了“米老鼠”和“唐老鸭”，一个活泼、天真、灵巧的老鼠和一个爱管闲事、遭遇复杂的鸭子。成了风靡世界、脍炙人口、迄今不衰的画坛一杰。这个以画动物见长的画家，把众多的老鼠、鸭、猪、狗、兔、象、鹿，加以人格化和性格化，用鲜明的色彩、独特的形象，通过现代化的电影工具，去表现真、善、美。他创造的动物，越过国界，征服了世界上热爱生活、向往美好事物的男女老幼。（这使我不禁想到，我们为什么不让狄斯奈笔下的动物到中国来访问呢？）可惜，一九六六年，现代美术史上最杰出的一个动物画家以五十九岁的壮年，不幸去世。

今天，在中国的画坛上，一位年轻的画家韩美林，也以他的动物画，正在赢得国内外的注目和欣赏。这是画空升起的一颗新星。

为了探索画家的创造，一九七九年暮春的一个晴天，在

北京美术馆，我找到了《韩美林画展》。

我不认识韩美林，但在朋友家里，几年前就一眼看上了他画的一只席地而坐的狐狸：赤黄的茸茸毛发，机灵的面容和眼神，画家独具的中西合璧、虚实相映的风格，把这头小动物描绘得活泼、明快而有生气，甚至引人禁不住想去抚摸一下。我心想：一向被习惯势力认定是狡诈多疑、因而名声不好的狐狸，在韩美林笔下都变得开朗、朴质和向上，这位画家大概是没有经过多少尘世波澜的自由人（是啊！开国大典之日，他才十二岁）。

画廊两侧都是韩美林笔下的动物：不咬人的老虎，青云直上的小鸟，腾翅欲飞的老鹰，身穿花衣的斑马，姿态各异的百鸡图。一只母猴在艳阳天为其爱子捉虱子，天之骄子的小熊猫在咬枝玩耍。两个猴兄妹，一只红脸，一只蓝脸，画家命名为“孙小红和孙小蓝”，题款是《大圣后裔》，清淡而又幽默。人格化的动物和动物化的人格，在这里相得益彰。

有两幅画，引起人们会心的微笑。一幅题为《老鼠娶媳妇的日子》，画面上一只猫在熟睡，似昏昏然状。经历过“四害”横行的中国人，都对猫的玩忽职守和无所事事深有痛感。另一幅题为《耍猫》，画面上既非白猫，也非黑猫，左侧题曰：“此猫不捕鼠可谓耍猫也。”是啊！在中国大地上黑云蔽日的岁月，哪一个爱国的、正直的艺术家能回避开现实的政治？除非昏睡。

我在一幅狗的画像前停住了脚步。呈现在眼前的是一头毛发蓬松、两只铜铃眼圆睁、乍吐红舌的狗，它似有疑虑、惊恐和不解的神情。题款是《患难小友》。这是画廊中唯一

的一个略显忧郁的小动物。难道这只狗真是哪一位在患难中相识的知己？再细看，是画家于八公山下所作。为什么是八公山？

观赏毕，我怀着动物世界的奇丽、多彩和一个忽隐忽现的疑团，步出了《韩美林画展》。

在我的约请下，韩美林同意到我家里作客。我想请他给我画几幅狗，因为我的女儿也很喜欢小狗。那一天，画家兴冲冲地来了。他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：壮实的中等身材，四十岁刚出头，有神的眼睛和温馨的微笑，以及爽朗的不使人感到拘束的气质。

“给我画几只狗吧！镜框都准备好了。我还准备送一张给一个爱狗的朋友……”

画家突然收敛了笑容，压低了嗓音：“我的狗不送人。”

我早听说韩美林每天作画，手不停挥，对爱画的友好，总是诚意相待。可我刚启齿有所求，就碰了钉子。

“你不会懂得我对狗的感情”，画家发觉我有点发窘，解释说：“我不愿意再重温这段手的悲剧。”

我深感歉然，但又不知其所以然。

“你既然也爱狗，在这一点上，算是知音吧！但我和你对狗的感情绝不可能一样。”他说完，铺开画纸，默默地神速地画了又一只《患难小友》。

我突然注意到画家的手，右手拇指的关节处，一个大伤疤刺目地呈现着。他发觉我的眼神，说：“就是这只患难小友，为了护卫我的指骨不被打断，它自己的脊梁骨被打断了。”接着，又宽慰我似地，说：“现在我的伤早好了。只

是作画时间久了，握着的笔有时会掉下来。”

谁都知晓，艺术家最重视手，珍惜手。也许现代化的作家可以用口述、录音来代替手写，但时代再进步，画家没有了手，就象鸟折断了翅膀，马毁掉了双蹄，战士被剥夺了枪。

一个青年画家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，怎么会有手指和身心伤残的遭遇呢！

## 二

韩美林在安徽省淮南市郊八公山下的瓷厂劳动改造，已经快三年了。三年的岁月，胜读十年书，而有些感受，是本质上悟不出来的。“敌性内处”（这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简称）的身份，吓跑了一些人，人们远离着他。在那个年代，人们不一定怕生物学的细菌，而对于政治上的“微生物”，可以惊呆得面无人色。人，同动物一样，难以忍受长期的独居。韩美林这个高等动物——人，在特定的环境里，只能和哺乳类动物——狗，结交起来了。

八公山麓的一个农舍，有一只小狗。它接待了这个被剥夺了作画权利的画家的光临。久而久之，这位落魄的知识分子，同这个动物结交起来了。韩美林每次来访，总不忘给“小妹”（这是画家给起的雅号）带一点微薄的礼物，特别是肉食，这是宁肯自己不吃也忘不了的。他抚摸着“小妹”的毛发。它依偎着他，不时仰头笑望，咕噜两声，表示领情。在那些年月里，他观察着“小妹”的种种神志和喜怒哀乐，用枝丫在沙地上临摹、描绘。它跑过来欣赏，用鼻子嗅嗅，不时扑在画家的两腿上。“小妹”，不知怎地，成了韩

美林精神上的一种慰藉。同样地，在“小妹”的铜铃眼里，盛满了它对画家的一脉深情。

但是，灾祸来临了。就象画家和“小妹”这样的一对挚友，竟也免不了相互株连！

这是混乱时代的混乱日子。一九六八年四月九日，韩美林不会忘记这个生活道路上的“里程碑”。这天下午，画家从山上回瓷厂。路上，艺术家在一小块枣木上雕刻着一个情志活跃的朝鲜族起舞少女。突然，前面尘土飞扬处，一群舞棍使棒的不速之客，狼奔豕突般地朝他袭来。韩美林的第一个反应，不是逃遁，而是把未完成的艺术品揣在怀里，保护起来。这群人不由分说，把韩美林捆绑起来，用铁丝把他的双手反拧着。是啊！践踏神圣的法律，用不着任何借口。那时候，艺术算什么？是罪孽！

侮辱人格的游斗，在八公山下习以为常。韩美林这才知道，他的政治帽子又增多了：“里通外国的特嫌”、“三家村的黑弟子”、“四条汉子的吹鼓手”。在拳脚交加之下，韩美林本能地喊了一句：“保护我的手，我还要画画。”那些没有人性、仇视艺术的暴徒，故意把韩美林的手按在地上，用带铁钉的皮靴朝上踩：指甲脱落了，右手拇指的筋断了，鲜血混和着泥土……这种中世纪式的暴虐，发生在二十世纪中叶的八公山下，真是奇特的巧合，历史的讽刺。一千五百多年前，公元三百八十三年，苻坚率兵攻打东晋，“北望八公山上，草木皆类人形”，被流传为因疑神疑鬼而成为草木皆兵的古训。八公山啊！如果你有知，面对把众多的中华优秀儿女疑为牛鬼蛇神而要加以横扫的浩劫，该作何感想呢？

在这严酷的时刻，“小妹”闻风而来。它不了解人世。它凭着自己的直觉，向着自己的挚友冲去。它向殴打画家的暴徒们狂吠。它向韩美林摇尾，假向他的血迹斑斑的胸膛。

一根黑黝黝、沉甸甸的杠子，以狠命的一击，打断了“小妹”的脊梁骨。它为护卫自己的友人倒下了。它毫不悔恨地倒下了。在它倒下的一瞬间，它用铜铃般的双眼，深情地望着画家，用它殷红的舌尖，舔了舔韩美林流血的手。韩美林被簇拥着往前游斗，他忘记了自己的痛楚，他怀念着“小妹”的安危。

四年零七个月的狱中生活，韩美林没有怀念他的亲人。他的妻子背叛了他，他的最得意的学生出卖了他。他的好友、师长，有的自身难保，有的下落不明。出狱的那一天终于来到了。韩美林获得自由后想到的第一件事，就是买了两斤肉，提着去看望他心爱的“小妹”。或许它的创伤已经痊愈？韩美林走近农舍的斗室，不祥的预感向他袭来：“小妹”没有象四年前那样欢跳着出来相迎，要知道狗的嗅觉是最灵敏的。当旁人告诉他“小妹”因伤重已经不在人世的噩耗时，韩美林的颗颗热泪夺眶而出，患难小友啊，你在何处？然而，在暴徒向画家施加酷刑、压杠子把腿骨压断的时候，这位坚强的汉子没有洒过一滴泪。

在画家囚禁所在的地方，有一位汉子、两位大姐，给过他精神上的支持，帮助他演过一出惊险的“越狱记”。那位姓蒋的汉子和刘大姐，是商店营业员，他们在韩美林入狱前在自己的商店里邂逅过这位画家。当时的商店是按派别出售商品的，韩美林要买几张画纸，因为说不出哪一派，照理不

卖。但在闲聊中，他们得知画家是来自北京的大学毕业生，被下放强迫劳动，妻离子散，境况凄惨。画家坦率的性格和谈吐，使他们怀疑这顶政治帽子的真伪。不久，韩美林被斗、搞臭而至入狱。但是，这两位普通的公民一直惦念着这位有才华的年轻人。他们在韩美林身陷囹圄第四年的时候，终于想方设法找到了一位认识监狱A看守的顾大姐。她曾经当选为人民代表。经过了解，她感到韩美林的“罪状”难以成立。但是真理在胸，并不能战胜权力在手。这三位有良心的人议定，一定要给韩美林以支持和信心，他们担心这位画家会因陷于绝境而轻生。

韩美林确实感到天昏地暗，有时感到深深的绝望。思想的痛苦和肉体的痛苦交织着。他不时挥拳朝铁板似的墙上击去，皮破血染，想用肉体上的自我折磨转移精神上的被折磨。他偷偷地积攒着不能多吃的药片，想用永久的安眠来摆脱暂时的幻灭。他的体重已经从四年前的一百一十多斤下降到七十斤。他患着疟疾，冷时冷得如卧冰凌，热时热得如火锅上煎，但无医无药、无人过问。

顾大姐特地到A看守的家里去拜访他，直截了当地问：“你们那里关了个韩美林？”

“是啊，提他干什么？”

“他是我的表弟，是个好人，受了冤。”

A看守沉默着……确实，只要有起码的判断力，就能够看出关押的并不都是坏人。

“我求你一件事，想个法子让他出来一次，让我看看。”顾大姐明确地提出要求。

第二天放风时，A看守瞅见东倒西歪的画家，故意大声

呵斥：“韩美林，看你病得这样，还不去看病。”说完，一个大夫进来，诊听一番，决定领他到城里医院去急诊。按规定，犯人出看守所要带手铐，这次对韩美林却免了。临走前，A 看守还嘱咐了一句：“抬起头走路，不要低着头。”走到街上，这是韩美林四年来第一次呼吸着自由的空气。轻薄的身躯，轻快的步伐，他感到轻飘飘的。从医院出来，绕到百货公司门口，刚站定，一位眉宇间透出英武气概的女子向韩美林打量了一下，靠近这位摸不着边际的画家，柔声地说：“十一点半，在门口等我。”

这天正午，一位汉子，两位大姐，护卫着韩美林，显然是预先安排好了的，左转右转转那位名叫蒋梦林的汉子的家里。刚坐下，顾大姐问：“美林同志，实实在在对我讲，你到底有什么事？”

“我没有什么事！”韩美林毫不思索地作答。

老蒋同志端上了饭菜，韩美林从狱中生活的标准看来，这是罕见的丰盛筵席。但是，他看看周围，这三个人并不是深交的侠义之士，只是三个普通的公民，他的泪珠扑簌簌地在脸颊上流淌。他没有心情动筷子。他思绪万千。他用画家的眼力，把这三个战友印刻在心版上。他握着他们的手，用颤抖的声音，有力地说：“党中央、毛主席，可来救我啊！”

四年七个月的狱中生活，七年多的奇辱深冤，艺术生命的横遭剥夺，韩美林没有抹过眼泪。男儿有泪不轻弹，只因未到伤心处。韩美林的心不是铁铸的。这次狱外的奇遇，和出狱那天得知“患难小友”的噩耗，是仅有的两次。

韩美林，学的是工艺美术，讲究的是造型。他毕业后在北京工艺美院任教。二十几岁，风华正茂，挑选了自己中意的伴侣，从外貌的美感和性格的和谐，都是如意的妻子。一对年轻的美术家，带着新婚的甜蜜，响应号召，离开首都，跨过黄河，到安徽去开辟新的美术基地。在这里，韩美林开始品尝到在我们这个社会里，也有黑暗的一面、艰难的一面、难以理解的一面。这些，书本上、政治课的课堂上，没有传授给他。他缺乏这方面的经验和思想准备。

于是，一场难测的政治风暴把他席卷而去。

事出有因。原因就是韩美林说了几句实话（远非全部实话），如果要责备这位画家的话，他轻信了自己的亲人、挚友，轻信人性总是善良的。

经历过五十年代末、六十年代初浮夸风之苦的人都会记得，那个时候说老实话是要吃亏的。韩美林曾经参加过挖树洞的一次下放劳动。一天，他以二十多岁山东汉子的干劲，拚力挖了二十八个。挖完，连薄薄的眼皮也沉重得难以抬起了。在晚间的评比会上，他发现谁都不发言报数。质朴的人没有学会静观风色。他想今天谁也不可能比上自己的战果，就打头说：“我挖了二十八个。”

话音刚落，引起了一连串的数字：

“我，四十八个。”

“七十八个，我。”

“我，一百二十八个。”

最后的高指标是三百四十八个。韩美林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但是，那位领导人的耳朵却喜欢这样的数字。谎报数字的人，不用气力就得到了表扬，而用尽气力的人落得个挨批评的下场。韩美林觉得这同自幼灌输的正面教导怎么能一致起来呢？就是用他神速的画笔，认真地而不是搪塞地画三、四百棵各有特色的树，也不能在八小时之内奏效。

啊，太天真了，韩美林。

对没有百花的美术园地，画家深有感触：公式化、概念化被捧到天上，学一点古的就被斥之为复古，学一点洋的就被贬为崇洋。韩美林叹道：“一个民族，如同一枝花卉，不吸收各种营养，怎么能茂盛？”

韩美林没有在大庭广众宣扬这类观感，也没有在国家困难的时刻散布不满。只是对妻子和最知心的朋友，倾诉过内心深处的隐忧。

谁能想到，这会犯下大罪！一九六五年，韩美林由于那位“挚友”和妻子的出卖，这位年方三十的青年画家，被戴上了“攻击”、“污蔑”什么什么的罪名，发配到八公山下的淮南瓷厂劳动改造。从此，他妻离子散了。

在八公山下，韩美林默默地劳动，默默地生活，默默地思索，百思不得其解。他开始也想过，他可能说了错话，做了错事，但是，越批越使他相信，他没有做错事，他可能说了错话，错就错在他说了几句实话。

韩美林曾想，将来莫谈国事，终有从事绘画之日。但是，想避开政治，是难以办到的。一九六六年下半年开始，一场令人目眩头晕的政治风暴，向中国的大地袭来，韩美林的头上，因而多加了三顶帽子：一、“三家村”的分店；

二、“四条汉子”的走卒；三、里通外国的特嫌。

即使有丰富的想象力，也不可能设想这三大罪名怎么能加在这位青年画家的身上。

一九六二年，韩美林画了一幅装饰画，画面是傣族、景颇族的少女在跳欢乐的孔雀舞，题为《寨歌》。北京的报纸在发表这幅画时，请邓拓同志配诗一首。这位后来被推入“三家村”文字冤狱的政治家、新闻家和诗人，欣然命笔，以“踏莎行”词牌填了一首词，同《寨歌》一起发表在“诗画配”专栏，对这位青年画家作了鼓励。谁料到，昨天是诗情画意，相得益彰，今天是黑画歪诗，反党铁证。身为北京市委书记的邓拓同志都无法避免被加上“三家村”黑店的“黑掌柜”的罪名，虽与邓拓素不相识的普通画家韩美林，怎能逃脱“三家村”分店的黑名呢？！

一九六三年，田汉同志为关汉卿名剧《窦娥冤》改编的剧被灌成唱片。唱片公司请韩美林设计唱片封套。十三世纪一个孤苦女子受冤的悲剧，感动了画家。他两宵未眠，设计了屈死冤魂招来“六月飞雪”的悲愤场景，田汉深为满意。谁料到，昨天是感天动地、脍炙人口的名剧，今天是含沙射影、以古喻今的毒草。一代名家，终成阶下囚。同田汉无一面之缘的青年画家，成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新“窦娥冤”。韩美林成了“四条汉子”的“走卒”。

五十年代末，中央工艺美院招收了外国留学生。同窗共学，友情笑语，如此而已。韩美林到安徽工作后，出差去上海，在街上同一位相识的欧洲留学生邂逅，寒暄、问候，交谈了几句。谁曾想到，在愚昧的排外之风盛行的年代，这竟成为韩美林“里通外国、递送情报、企图叛逃”的罪证。